

荀子集解

掃葉山房石印

掃葉山房
石印
PDG

荀子卷第十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疆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

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郝懿行曰：刑與型同。范與範同。皆鑄作器物之法也。楊注非。

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

火齊得，謂

生孰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

剖刑而莫邪已。

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劍。

然而不剝脫。

不剝脫，則不可以斷繩。

剝脫，謂刮去其生澀。砥厲，謂磨淬也。

剝脫之。砥厲之。

則劓盤孟。刳牛馬。忽然耳。

劓，割也。音庚。劓盤孟，刳牛馬。蓋古用試劍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孟。盤孟皆銅器，猶刺鐘無

殺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易也。○盧大昭曰：劓，宋本作剡。元刻作剡。皆訛。今改正。

彼國者，亦疆國之剖刑已。

初開刑也。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

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

節奏，有法度也。○先謙案：節奏，包法度在內。不能訓節奏為有法度，說見富國篇。

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

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

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亡也。○盧大昭曰：正大及注亡字上元刻並有盡字，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

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

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

分謂上下有分。舉錯則時，愛利則開也。○郝懿行曰：形，韓詩外傳

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開也。○郝懿行曰：形，韓詩外傳

六作刑。刑者法也。愛人利人皆有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親之如父母，畏之法不為私恩，小惠注云形見非是。

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

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

必。申商之比，黜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黜然卒至之貌。說大云：黜，黜色，猶闇然。黜，烏感反。厭，詩

通用奄然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皆言暴察之威。所劫，韓詩外傳六：黜作闇，而作如。劉台拱曰：韓詩外傳作如雷擊之，此而字義亦作如。王念孫曰：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

為如。小雅都人士篇：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大戴記：衛將軍太子蒯如滿而不滿，實如虛，見善如不及，五子離婁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皆其証。如

是百姓劫則致畏。大致字，據宋本補。韓詩外傳六亦同。贏則教。盈，○盧文弨曰：俗本上

字在下句首，今從宋本移正。外傳亦同。郝懿行曰：贏猶盈也。此言百姓被威劫脅，則氣執

怯而致畏，故縱寬舒則氣盈而教上。贏與贏同，贏有餘也。有餘即弛緩，故注訓贏為緩。執

拘則最得聞則散。最聚也。聞，隙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郝懿行曰：最依

聚是矣。王引之曰：說大最積也。徐錯云：古以聚物之聚為最。最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

少見取，故書傳中取字皆為作最。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即取字也。隱元年公羊傳及何注

皆本作取，今為作最。楊中則奪。敵中則奪。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丁仲反。○俞樾曰

見本辨，見經義述聞。敵中則奪。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丁仲反。○俞樾曰

通用論語里仁為美，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適。並

其証也。上文言劫則致畏，贏則教上。執拘則最得聞，則散並就其一偏者而言之。此云敵

故曰：適乎其中也。既不用道德之威，而用暴察之威，適乎其中則反失其所以為暴察矣。

見楊注：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動，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

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教。則從而執縛之。以刑灼之。不和人心。謹喧譁。噪也。亦讀為噉。謂叫呼。之殺噉噉然也。五刀反。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賁讀為憤。憤然也。民逃其上。曰潰。走潰散而去也。賁。韓詩外傳。六作憤。此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作賁。二義俱通。似不必依彼讀憤也。

威者不可不執祭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祭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

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陵。北陵乎巫山。左枕幼妾。右擁嬖女。

馳騁乎高蔡之間。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然。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盧文弨曰。繫楚策。左枕作左抱。蔡無

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踰

之。宣王郊迎。人聞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索絕吳之說。以為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王念孫曰。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

得言西伐。蔡將子匠。反西當為。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

之楚。歸致命于君。言蔡侯自奉舍屬三子而治其地。舍。子發名。屬。請也。之。欲反。二三子

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王念孫曰。古無訓屬為請者。屬會也。見五

改注。齊語。左傳。楚語。注。言會諸臣以治之。先謙案。正文。宋台州本。謝本作治。浙局本。依注

自避唐諱。既楚發其賞。後發行也。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

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誠。教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徒

退。則是畏其眾也。臣舍不宜以眾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敵退。故曰眾威。此已上譏之。曰。子發

子發集 卷二十一 強國篇 二 掃葉山房石印

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

人為之也。自古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乃先王之道齊一人之本

之報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

立則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真獻也謂受其獻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

秩祿皆謂廩食也。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

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耻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不

與功之臣墮廢其志。無僂乎族党。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党遭刑戮則後世蒙其耻今子發自謂無功

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耻。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盧文弨曰。正文卑其末本作卑乎。案獨以為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

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荀卿子說齊相曰。○盧文弨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字宋呂夏卿本有疑。楊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

止少七字。亦王伯厚所說。監本未必是之類也。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

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用厚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

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天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

能。不能為不能。併已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

棄也。屏棄私欲。遵達公義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豈有之矣。豈讀為

擅本亦

或作擅或曰亶誠也○王念孫曰然則胡不敵此勝人之道或謂駕馭之也
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字耳
人之執或作誣敵此勝
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馬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

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

皆來歸義也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

國舍是而不為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則女主亂之官詐臣荼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之執○朱謙案以字疑衍

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

前楚在齊南故曰大燕鮪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鮪也藉也如蹠踏於後莊勁魏鉤吾

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如鉤取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

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俞樾是一國

曰乃疑又字之悞上已云巨楚縣吾前故此云楚人則又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

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有楚燕魏三國若依此文則是四國矣故知其悞也先謙案言

一國作謀則三國共起乘我三非二之悞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分齊則斷為四謂楚三國若假城然耳

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俞樾曰楚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為
二揚注非也四字疑衍文當云齊必斷而為三其下句則云國若假城耳言齊之國若假
人之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三與三字混疑三為為三後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遂並
存四三兩字揚氏不能是正以四字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句俱不可通矣先謙案議
兵篇云兵始於垂沙唐虞既讎莊躋起楚分而為三四史記禮書引作四參三同也為
治要作三學而時參三同字之証據此荀子本書必有作四三者三四三總謂國之分裂

不為定數。此文亦言齊必斷而為四三。與議兵篇楚分而為四三同意。國必為天下大笑。若假城然耳。自為一句。楊注失其讀。俞氏又欲減字以成其義。皆非也。

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為何如。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執。而言則不當有。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為何如。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執。而言則不當有。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為何如。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執。而言則不當有。

也。此望文生義。而曲為之說。兩有孰足為也。下歸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為也。夫桀

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謂國籍之所

曰。案楊注。本作執位。國籍之所在也。禮運在執者去。鄭注。執位也。是執與位同。王念孫

籍也。亦非。論高先謙。案王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倏然。舉

去桀紂而葬湯武。皆也。葬與奔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改

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問答曰。是無定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

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汗漫爭奪。貪利是也。汗漫。謂穢汗不脩潔也。或曰。漫

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稱尺證反。若其所

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

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眾之力也。隆在

信矣。兩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彊勝。不必更待與國之眾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眾。猶無益。故曰。非眾之力也。自數百里

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荀卿

人之理。非論聖人也。○王念孫曰。政非政事之政。脩政即脩正也。或言通。以言此者。若言常

正。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

皆其証。信即上所謂忠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脩正即上所謂禮義。對下汗漫突盜而言。

荀子書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脩政事之謂也。楊說脩政二字未了。先謙索王說是

儒效篇。平正和民之善。平正即平政。王霸篇

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即隆正。與此一例。今已有數萬之眾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陶

為構机之構。或曰當為逃。謂逃匿其情。與謂

党與之國也。○先謙索陶誕義其榮辱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汗漫突盜以爭地。謂

相凌犯也。然則是弃已之所安疆。而爭已之所以危弱也。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餘。損

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眾與地也。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也。是猶伏而咥天。救

經而引其足也。咥與故同。經繆也。救繆而引其足。繆同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為人臣者

不恤已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攻城

衝。閘。閘。韓子曰。秦百裡首射侯。不當彊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埋內伏。藁或作距。衝蓋言

可以距石矣。○盧文弨曰。藁所引韓子見八說篇云。登降周旋。不連日中。秦百裡首射侯

不當強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埋內伏。藁所云日中。秦百裡。即荀卿議兵篇所謂魏之武卒

日中。而趨百裡是也。藁自屬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通用。藁素互異。疑此藁字是與

韻協。若不用韻。則疑是藁字。與藁同。

吹火韋囊也。管子揆度篇有此字。

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為也。屈大就小務於苟

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

○王念孫曰。藁安樂當為樂安。養生樂

乎安。而言今本樂安二字。安與貴生樂安並承上。莫貴乎生。莫樂

倒轉。則與上下文不合。

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殤頸也。

○王念孫

曰

掃葉山房石印

強國篇

卷二十一

荀子集解

曰案說文殤或作殤呂氏春秋高義篇石渚殤頭乎王庭殤頭即刳頭也殤刳皆從勿殺
 故殤又請為刳史記循吏傳石奢渚石自殤而死案隱殤音七粉反宋毛氏傳殤字類如
 是今本則改為刳是殤字兼有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
 殤刳二讀無煩改殤為刳也

七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版之篇義已解上○盧大昭曰案今詩作

董卓傳論李善注劉孝標辨命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先謙案虞王本作介人

力術止義術行易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

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盧文弨曰此

所引新序今本脫郝懿行曰彊力之術雖進終止杖義之術無往不行依注引新序此答

李斯之問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認認然認思常恐天下之

為秦發也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易謂乎威彊乎湯武○先謙案以下文例之此湯武也

者乃能使說已者使耳說音悅○俞樾曰下使字當訓從爾雅釋詁使從也今楚父死馬國舉馬負三王之廟而辟

於陳蔡之間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

字謂自屏遠也拔我馭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

或曰讀為避視可司閉案欲刺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刺亦斬也○

間隙也六字宋本無王念孫曰斬脛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玉藻弁行刺刺起履正義弁

是刺刻為起履之貌然則刺其脛以蹈秦之腹亦謂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刺

手以衛仇人之匈義然於秦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貞之類也此所謂威彊乎湯

婦於秦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貞之類也此所謂威彊乎湯

武也。曷謂廣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之內

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南也

府江夏縣西南北與胡貉為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東在楚者乃界於齊

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

德府林縣治林慮。以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圍當為圍漢書曾參下

曰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坑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坑圍相近。疑同。坑居委反。其在

趙者。剋然有岑。而據松柏之塞。剋然侵削之貌岑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岑與靈同漢書地

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蓋趙負西海而固常山。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為固也

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疆殆中國。秦之疆能危殆中國殆或為治

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然字元刻有與前同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

大昭曰。此句或疑當在疆殆中國句下。王念孫曰。案此汪氏中說也。汪直移此句於上文

舜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下文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雜矣。汪說非

也。此所謂句當移在是地徧天下也。句下試以本文例之。上文曰。是乃使響人役也。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徧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二句。又承威疆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疆不言廣大者。舉一以包其一耳。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節減威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

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捨而不伐若是則兵不復

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

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慎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

為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

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

類也或曰蔡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

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王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念孫曰揚前說是也後說皆非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盧文弨曰蔡注無南字孫卿子曰其

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謂多良材及溉灌之利也天材之利多所出物產多也是形勝也形地便而物產多所以為勝

故曰如高屋之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穀樂不流汗流邪淫也汗濁也其服不挑挑

也上而建瓴水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也○盧文弨曰蔡周語却至佻天說文引作桃天是挑與佻同其畏有司而順古

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縣邑之詳署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格音格古之吏也

苦濫惡也或曰讀為王事靡盬之盬盬不堅固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

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倜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

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間朝退也古覓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故四世有勝

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

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似之。雖然。則有其謬矣。元刻作則甚有其謬也。○慮大召曰。正大。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

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個個然。其不及遠矣。縣音懸。謂縣也。○先謙案。楊訓縣為聯。縣音懸。謂縣也。○先謙案。楊訓縣為聯。

名則不及也。苟書或言縣。或單言縣。單言縣。其義並同。王霸篇云。禮之所以正國也。譬猶衡之於輕重也。君道篇云。輕不得以縣重。是縣猶衡也。君道篇又云。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禮論篇云。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正名篇云。衡不正。則重於仰而人以為輕。輕縣於俯而人以為重。解蔽篇云。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以眾異不得相蔽。皆縣衡連言。王制篇云。名教未足以縣天下也。王霸篇云。以是縣天下。一四海。正論篇云。聖人備道全美。是縣天下之權稱也。又云。聖王沒。有軌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所謂縣天下者。王者在上。能為天下持平。如縣衡然。苟書明言縣天下之權稱。是縣天下。即用苟書縣天下義。楊訓縣為繫。亦非也。漢書。鄒陽傳。臣聞秦倚曲臺之宮。縣衡天下。正用苟書縣天下義。

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馬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忽也。凡人好教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敦比。精審躬親之謂。○郝懿行

叢集於前也。注似未了。先謙案。敦比。治也。義具榮辱篇。是時日多也。大謂精。小以成大。若蟻蚶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僅存之國。危而後威之。威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言。多甚也。霸者之善著焉。

是時日多也。大謂精。小以成大。若蟻蚶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僅存之國。危而後威之。威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言。多甚也。霸者之善著焉。

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僅存之國。危而後威之。威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言。多甚也。霸者之善著焉。

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僅存之國。危而後威之。威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言。多甚也。霸者之善著焉。

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言。多甚也。霸者之善著焉。

所悔之事。不可勝言。多甚也。霸者之善著焉。

霸者之善著焉。

霸者之善著焉。

霸者之善著焉。

霸者之善著焉。

霸者之善著焉。

可以時託也。

霸者其善明著以其所託不失時也。俞樾曰：託乃記字之譌，言霸者之善，所以明著者，以其可以時託也。下文云：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誌也。正王者

敬日霸者敬時之意，記志義同。記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誌也。日誌識其政事，故能功名

揚注則正文不可勝下，當有數字。俞樾曰：日誌也。上亦當有可以二字，與可以時託也一例。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

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

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

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天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鼓之像形也。故為人上者不

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為慎。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節謂限禁也。俞樾曰：節

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

節宮室，適車輿，以資藏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訓節為適，則

與調安相近。楊注非是。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安而下調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皆在得

其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務信，

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為順。

堂上不蕘，則郊草不曠。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鋤也。堂上猶未蕘除，則謂田已曰堂上不蕘者，郊草不芸也。○郝懿行曰：蕘者，重之假借，誣變作拊，少儀曰：婦席前曰拊，經典俱通作蕘。王念孫曰：此言事當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蕘除，則不暇

為貳言差忒則生疑惑也貳則疑惑猶天論篇言匿則大惑也匿與隱通說後以中從

為韻時為為韻匿或為韻此以枝知為韻傾精為韻或惑為韻或貳隱匿並通故貳匿並與

惑為韻或則非韻矣從貳於古音屬之韻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祇怪不能使之凶蓄積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疫癘所不能加之也劉台拱曰渴字衍飢當

作饑此承上文而言強本節用故水旱不能使之饑養備動時故寒暑不能使之疾脩道

不貳故祇怪不能使之凶王念孫曰紫羣書治要無渴字下大水本荒而用侈則天不

早未至而飢亦無渴字注內渴字亦後人據已衍之正文加之

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

能全也○俞樾曰上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時與罕則不倫矣罕

疑罕字之悞步即今逆字說文于部步不順也走部逆迎也是逆為逆逆字其順逆字本

作步也養略而動步正與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

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王念孫曰未至二字與上大復羣書治要至作生是也下受

疾音博○杖怪未至而凶大杖是生于乱即其証生至字相似又涉上文未至而悞

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

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

豈愛憎於堯祭之聞乎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

天爭職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天有其

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用之則是參於天地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

惑矣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

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不務導遠。則天地官

而萬物役矣。言聖人自脩政則可。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脩行之

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道。其生長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則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

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為。如天地之成萬物也。若偏有所

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

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俞樾曰。禮記緇衣篇曰。為上可

於四時。志於陰陽。並同此。即承上文。知其志於天者。即所知於天者。下文志於地。志

所為。知其志於陰陽。並同此。即承上文。知其志於地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息者矣。識於地

者。其見土宜。可以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

蕃息嘉穀者是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

所記識於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以記識陰陽者。為知

其生殺效之為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為和。○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

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証。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為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

和之可以治者矣。和與知字相似。而慎揚前注。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官人任人欲任

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郝懿行曰。堯
璿璣玉衡。神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時邪。曰。繫啟蕃長於春夏。蓄積收藏於

其器。故言瑞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時邪。曰。繫啟蕃長於春夏。蓄積收藏於